南宋诗坛“四大天王”与临海

□何薇薇

靖康年间,元兵压境,开封失守,宋室仓皇南逃。高宗赵构定都临安后,一部分皇亲贵胄选择迁居台州,台州也因此在南宋一朝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临海作为台州州治所在,更是汇集了许多旧闻故事。前有赵构避难于临海金鳌山,后有秦鲁国大长公主携吴越钱氏一族定居临海,还有南宋诗坛“四大天王”与临海的千丝万缕,值得细表。

南宋诗坛“四大天王”,即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他们无论在诗词才华上,还是在家国情怀上,都堪称大家,对南宋及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关于陆游的名与字,相传与秦观有一段渊源。据南宋叶绍翁所载,陆游的母亲唐氏在临产前梦见秦观(字少游),于是取名为“游”,字“务观”,以寄望孩子如秦观一般才华出众。不过也有认为秦观、陆游的名与字,只是恰巧同出于《列子仲尼》中“务外游,不知务内观”一语。此处对陆游名字不作详考,先说一说陆游与临海的关系。

陆游少年时,曾随母亲来临海访秦鲁国大长公主。大长公主即宋仁宗第十女,招吴越王钱镠六世孙钱景臻为驸马。宋室南迁,大长公主携钱氏子孙定居临海,并将钱氏传家之宝“金书铁券”藏于宅中。陆游到访,曾参观铁券。至晚年时,回忆往昔,陆游还为铁券作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某按。唐昭宗乾宁四年,遣中使焦楚锽赐吴越武肃王铁券,以八月壬子至国。是岁,武肃始兼领镇东节,出师大败淮南兵十八营,定婺。睦。苏。湖州,而铁券适至,盖其国始盛时也。及忠懿王入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册铁券,置之祖庙,不敢以自随。淳化元年,杭州悉上之于朝。时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复以册券赐王之子安僖王惟浚。安僖王薨,券归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传仲子霸州防御使晦。霸州侍仁宗皇帝燕间,帝问先世所赐铁券,欲见之。霸州并三朝御书以进,帝为亲识御书之末,复赐焉。文僖之孙开府公景臻,尚秦鲁国大长公主。某年十二三时,尝侍先夫人,得谒见大主,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筒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樾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开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阴陆某谨书。”

陆游的诗词,文青最熟悉《钗头凤》,学生最熟悉《示儿》,似乎不是苦情就是悲凉。其实陆游性格豪放,诗作常有气势奔放、境界壮阔之句。比如天气波诡就常引发他的感叹,有《七月十九日大风雨雷电》《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等诗,还有一首与临海有关,题为《枕上作时闻临海四明皆大水》:“抚枕时时犹叹欷,厄穷已极畏凶饥。雨声淅沥孤斋冷,客梦萧条万里归。山邑风雷移蜃穴,海城水潦半民扉。如云秾稼方相贺,一饱还忧与愿违。”不知是谁告诉陆放翁这个消息,使得放翁抚枕叹息,不过临海百姓得放翁牵挂,也算一番情谊了。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杨万里是否到过临海,暂未细查,不过他有一首《寄题天台临海县白鹤庙西泉和韩子云惠诗》却很有故事。诗文如下:“东泉千年流不休,西泉千年秘不流。临海令君一念作,猿鸟未知泉已觉。殿脚西头苍石根,向来元无泉眼痕。一朝擘崖迸膏乳,却与东泉作宾主。令君已升金掌中,白鹤古祠烟雨蒙。父老思君难弃得,登亭饮泉三叹息,祝君公台寿千百!”

白鹤庙,又称灵康庙,庙中祭祀的是东汉道士赵昞。据《嘉定赤城志》载:“灵康庙在县东南二十里白鹤山,祀东汉赵昞。昞,东阳人,入章安,神幻事甚众,后为章安令华表所害,世传其尸溯流止今处,故祠之。”相传赵昞曾在高宗赵构逃亡途中显灵庇护,后被赵构敕封为“崇和大帝”。因最先供奉于白鹤山,民间又称“白鹤大帝”,自古以来被江浙闽沿海地区奉为海上保护神。去年,我市文史专家在邵家渡钓鱼亭附近山上发现了东汉灵康庙遗址,庙基尚存,杨万里诗中提及的泉眼,至今泉水仍汩汩而出,令人唏嘘,岁月湮没无数,但总有一些人事,胜过了光阴,见证了历史。此外,南宋诗人李流谦也有一首《寄题天台临海白鹤庙康济泉为颜鲁子少卿作》,题中颜鲁子即颜度,曾任临海令,亦有《题康济泉》一首:“三年官事浑无补,一片丹心彻底真。更有灵康是知己,新泉为我现津津。”

尤袤(1127–1194),字延之,小字季长,号遂初居士,晚号乐溪、木石老逸民,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乾道八年(1172)二月,尤袤参与反对孝宗任用安庆军节度使张说执政,后被外放至台州,任知州。尤袤任上,深谙世态,体察民情,他曾减免一万多户无地贫民的税收,并修缮加固了府城墙,洪水来袭时,城区由是幸免。然而,人一旦拔尖出色,总会引起奸佞小人的中伤。尤袤在台州勤政爱民,却遭人在孝宗面前诋毁诬陷,引起孝宗疑虑,派人密查尤袤,但巡察使者在台州所到之处,民众无不夸赞尤袤,使者便回京如实向孝宗禀报民情,并抄录了尤袤所作的《台州四诗》呈送孝宗:“三日霪霖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乾。自来说道天难做,天到台州分外难。”“多病多愁老使君,不忧风雨不忧贫。三年不识东湖面,枉与东湖作主人。”“百病疮痍费抚摩,官供仍愧拙催科。自怜鞅掌成何事,赢得霜毛一倍多。”“两载终更过七旬,今朝方始是闲身。细看壁上题名记,六十年间只五人。”孝宗读后,便打消了对尤袤的怀疑,还褒奖他在台州的政绩。

此外,尤袤还有《台州郡斋杂咏十二首》,可惜或缺或失,目前尚存知题的有六首,如下:

《玉霄亭》:青山围郡城,东望独空远。苍茫溟海近,相像蓬莱浅。朝光上遗堞,云气接虚巘。羡门与安期,鸾鹤若在眼。

《参云亭》:昔贤已跨鹤,故迹馀参云。旧德慨云远,干霄气仍存。青山宿雾卷,乔木苍烟昏。尚想来游处,笙箫中夜闻。

《双岩堂》:两岩郁青苍,中有堂突兀。回廊外环绕,修竹布行列。悬崖上幽径,窥壁见遗碣。面墙谁所筑,除去碍膺物。

《霞起堂》:□□赤城山,霞色起夜半。建标自古□,□□羡吟玩。仙人□□□,□手若可唤。彤光射胸臆,三宴骨自换。

《清平阁》:举世溷浊中,谁当清见底。崎岖太行道,谁贵平如坻。安得□□美,如此一池水。悠悠小阁□,视水知此理。

《静镇堂》:原诗已佚。

诗句如此清丽优美,可以想见实景必定更加动人,另六处的亭台楼阁所在何处,今人已无缘得知。台州百姓如此爱戴,想来尤袤观景之时,心中是坦荡欣慰的。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一字幼元,早年自号此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查阅范成大的生平,除乾道二年(1166)主管台州崇道观,暂未发现他与临海的交集。期待同好之人发掘添彩。

南宋诗坛与临海有渊源的还有一人,他虽不在“四大天王”之列,却是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共同的老师,可谓诗坛泰斗,他便是曾几,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任台州知州。上任前,曾几作《将适台州》一首:“风林何许著惊禽,惟有台州旧所临。避地妻孥虽在眼,藏山文字却关心。维扬大将金城固,建业名臣天堑深。说与单于归去好,长淮边是杀胡林。”

南宋时期的临海,是一个在政治、文化舞台上都十分活跃的存在,留下了许多的名人、名事、名作,正是这些旧闻故事,积淀成临海深厚的底蕴。不是所有的往事都该随风而逝,有一些历史,应该被人铭记,应该为人熟知。

临海胜景楼石山

□李连枝

我市名山很多,如国家森林公园括苍山、国家地质公园桃渚、休闲养生羊岩山、道教十九洞天盖竹山、浙东诗路终点巾山等等,这些名山都为临海人民争光添彩。

关于楼石山(马头山),观其雄、险、奇、特、壮、美,颇具名山气象。我每逢路过都看看此山的壮美。我也曾和友人登临其境,沿着镇政府和马头山村集资修建的胜景楼拾级而上,有一古井据说是唐代高僧怀玉饮泉处,再上行有老倌背老安人、双鹰洞景观、还有狮子窝、蛤蟆望月、仙女沐浴、仙人摆桌、蜻蜓拜月、龙角直耸、石金鸡、石玉兔、百花娘子洞等。岩上有“海阔天空”摩岩石刻。百花洞上有一线天奇观等。遗憾的是,笔者寻迹登悬梯时,因身体不适未能到达顶巅,无法仰望四周美景。

近日,我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如宋代的《嘉定赤城志》、明代的《五岳游草广志绎》和《三台文献录》,还有《民国临海志》、中国文化名城临海《名胜卷》、《诗词卷》、《临海市地名志》等,现摘录如下:

南朝时有永嘉太守谢灵运《游山志》云:“楼石山,群峰峥嵘,有大小石楼,内看者为小,外观者为大,独特风光。多支子。”谢灵运为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他得知临海山水神奇,1600年前的一个夜晚,举着火把,伐木开径来临海,写下咏唱临海的诗篇。 唐时净土宗高僧怀玉记有“大小楼石山”,“内者为小、外者为大”。怀玉高僧为楼石山附近人。

宋朝也有《嘉定赤城志》云:“楼石山,西北带江,仰望如楼状”。该志为宋临海名人陈耆卿所著。明朝的金贲亨,字汝白,号一所,临海人,正德进士,仕至提学副使。曾写了一篇《楼石记》云:“楼石为吾台名山。”“巨石出其巅,遥望若楼,因以名山”,并称“势远而雄,厄于江不得达,乃突而上,有凌空拔群之状焉。”“山高石虚,云散日来,辉光内融,洞若无物,有高明广大之象焉。”“山光下涵,江流上润,若濯若潔、若镇而定,有相济之道焉。”

明朝著名的地理旅游家王士性也在《台中山水可游者记》一文中写道:“楼石岩,俯江之汜与涌泉对,山顶怪石磥砢阑干, 如架重楼, 可望而不可陟。”

清朝的蔡燕綦在《马头山夜泊》诗中有:“一发青山是马头,晚潮初落客帆收。”“何当一洗尘中眼,高卧元龙百尺楼。”之句。

近代,临海名人、教育家陆翰文在《登楼石洞天(马头山)》诗中也曾写道:“危崖壁立高千仞,一径羊肠路可通。江际湿云霏晓雨,海边初日接苍穹。”“登山有屐追康乐,暇日凭临俯万方。”“我自神游更亲切,白云闲煞此江乡。”之句。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名胜卷》专门写了一篇《楼山奇景马头山》一文,非常详实(今简略)。

《临海市地名志》在“马头山”的条目中写道:“马头山,高程226.8米,紧靠灵江。山顶岩突兀似重楼复阁,从不同角度看去则又酷似马头,今已通称为马头山。当地民谣:‘马头山,马头山,上望台州府,下望海门关。马头山上好种田,马头山下好晒盐。’”

从上述史料得知,自晋至明均称为楼石山,清代后称为马头山。称楼石山看似如“楼”,称马头山者以山像“马头”。中国文化名城临海《名胜卷》称:传说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将军抗倭时骑的白马被敌箭射死,神人送他一匹白马,白马死后变为石马,因此称马头山。还有一种说法:马头山原是白马山。白马山有一神马原在始丰溪和永安溪交界的灵江边上,神马见一仙女云游楼石山,神马一时高兴奔向仙女,马头已达楼石山,但身体还在原地。

查阅了《临海市地名志》中的白马山,注解云:白马山在更楼、西郊两乡间,当始丰溪与永安溪汇合入灵江处之东面,高程177米。书中没有记载神马与仙女相会的故事。但是人们站在马头山北面江边,远望马头山,却像一少女仰卧山巅,她的秀发披到灵江,真像仙女沐浴,此景真是美之又美,奇之又奇。

楼石山之行,一路走来,在诗里,在画里,让我足足领略了楼石名山的秀美。此山今属沿江镇范围,该镇也是名人辈出,如唐代净土宗高僧怀玉大师,长期在净明寺(弥陀庵)诵佛,他的传说《中国通史》曾有记载。还有宋代名儒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墓在白岩岙村,朱熹因公来台,特拜墓下,大书以表之曰:“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赋诗云“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水,家富五车书。”此外,还有明代王士性也是沿江镇兰道村人,于万历五年(1577)登进士、历官确山知县,礼科给士中,吏部给士中、广西布政司参议,澜沧兵备副使、河南提学、山东布政司参政、终南鸿胪寺卿。他不单是一位名臣,还是一位著名的地理旅行家,他比徐霞客早了40多年,近来全国《王士性研究》很多。如果将楼石山(马头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结合一起是很好的自然、人文旅游景观。旅游业是古老而又新生的产业,是综合性的,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生态、休闲等学科,如果能规划好、开发好、宣传好,我市这一名胜景观将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临海一个新的亮点。

让非遗文化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问 旋

◆文化大家谈

岭根草编、黄沙狮子、临海词调、泥塑剪纸、临海根艺、枧桥大鼓……我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文化底蕴深厚,非遗文化项目丰富。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已形成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共有各级非遗名录194项,其中国遗2项、省遗21项、台州市级41项、临海市级130项。然而在现代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下,不少非遗项目日渐式微,同时随着非遗传承人老去,代际传承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保证非遗传承的延续与品质,让非遗文化重焕生机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全新的命题。

诚然,近年来我市通过设置非遗展示馆、组织非遗普查和申报工作等方式做好非遗的发掘、记录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活中的古典”,对它的保护与传承应慎之又慎,不能仅止步于保护阶段。束之高阁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让非遗文化在创新中融入当代人的生活中,在不断发展中获得崭新内涵,才能让非遗文化“活下去”并“火起来”,远离消亡、失传的危机,从而更好地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创新不离宗,传承不泥古。笔者认为,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传承其思维精华与创造精神。非遗亦是如此,非遗文化无论保护还是传承,只有创新才是其律动不息的生命源泉。通过创新,不断融合,赋予传统文化遗产以新的时代内涵,扩大其影响力。但这种创新切不可过度,更不能被商业和利益所绑架,偏离非遗文化的本质。

让新技术碰撞老文化,让传统嫁接时尚,让经典走进人群。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可以在做好非遗抢救性保护的基础上,尝试以流行文化为载体,让传统非遗与新技术、新创意融合,利用非遗项目的传统文化元素开发创造出当代民众乐于接受的文化艺术衍生产品。比如可以通过征集文创设计、邀非遗传承人加入、发行文创产品、打造“非遗之旅”等形式,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对非遗重新“包装”,更好地传播非遗概念,弘扬非遗技艺,激发文创产业活力,促进传统文化传播。当然非遗项目还需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切分好与普通商业项目的界限,要严格区别于其他文化产品的商业模式,遵循自身的文化特性和文化内涵,唯有这样,才能走得持久。

此外,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仅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同时还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可以通过非遗进社区、进学校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引导,让更多人了解非遗项目并参与其中,如此非遗保护传承才会更具有可持续性并绽放出更加绚丽的时代光彩。

大雅临海 书香之城